

宋词赏析：狭路相逢结良缘

浪漫故事背后的宽广仁厚胸怀

文 / 普生

“画毂雕鞍狭路逢，一声肠断绣帘中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金作屋，玉为笼，车如流水马如龙。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几万重。”

〔北宋〕宋祁

这首《鹧鸪天·画毂雕鞍狭路逢》词文读来朗朗上口，情真意切，很招人喜欢，特别在年轻男女之间。现代人读这首词，大多都着迷于渲染的浪漫氛围，以及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浪漫故事。

当然，在宋朝时，词不仅仅是“读”，更多是“唱”。因为宋词本来是配乐的歌曲，最初全称为“曲子词”。后来词乐失传，词就逐渐成为长短句的诗体流传下来。有点像现代的流行歌曲吧，但宋词言简意赅，而且比现代流行歌曲要雅致的多，表达的内涵也更丰富。

读到这首词时，我也很感叹古代文坛中竟有如此逸事，而更令我感佩的是：浪漫故事背后那宽广仁厚的胸怀，有德行的古代天子真不一般！

宋家兄弟“双状元”

宋祁（998—1061年），安州安陆（今湖北省安陆县）人。宋仁宗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与兄同赴科举，考试结果，宋家二兄弟的成绩比苏轼、苏辙这对兄弟的成绩还要好。而且弟弟宋祁高居榜首，独占鳌头，哥哥宋庠屈居第三。

礼部官员把考试成绩上报后，因为古代选拔状元，不仅仅是考察学问，还考察性格、品德等，哥哥宋庠被拔擢为第一。这也正应了数年前夏竦的预言。

据吴处厚《青箱杂记》卷四记载，当宋家兄弟还没参加科举考试之前的若干年，当时的安州太守、北宋名臣夏竦特别看好俩兄弟，让他们以“落花诗”为题作诗。宋庠作一联：“汉皋解佩临江失，金谷危楼到地香。”宋祁则作一联：“将飞更作回风舞，已落犹成半面妆。”夏竦点评：“咏落花而不言落，大宋君当状元及第。又风骨秀重，异日作宰相。”话锋一转，又说：“小宋君非所及，然亦须登严近。（弟弟小宋嘛，虽然比不上哥哥，但将来也能做个皇帝身边的近臣！）”

于是宋家兄弟有了“双状元”的称号。为了区别他们，人们称宋庠为“大宋”，称宋祁为“小宋”。小宋亦是《玉楼春·春景》中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作者，因此得了个雅号——“红杏尚书”。

京都繁台街狭路相逢

宋祁在朝廷做翰林学士的时候，有一天，走在繁华的繁台街，街上行人络绎不绝。忽然，迎面而来是一支宫廷车仗队。原本宽阔的繁台街，因为人群车马太多而变得让人觉得狭窄起来。街上的行人纷纷退让，给车队让路，宋祁当然也不例外。

忽然，一辆马车内传出清脆悦耳的声音：“哎，那是小宋！”宋祁觉得奇怪，是谁在轻呼他的名字

呢？宋祁抬头一看，只见一辆马车上的绣帘正缓缓放下，绣帘背后是一个妙龄宫女，惊鸿一瞥的瞬间，宫女对他嫣然一笑。宋祁心头一震，但又茫然不知怎么回事。接着，车队越走越远，很快消失在远方。

宋祁回府后，回想起刚才的情境真如梦幻一般。嗨，佳人如梦，惆怅而逝！顿时，宋祁灵感飞扬，才思文涌，挥手下写了《鹧鸪天·画毂雕鞍狭路逢》。

君子成人之美，有情人终成眷属

对词的颂唱流传，本来就是宋代的文化奇葩，更何况新词的作者，是当朝鼎鼎有名的才子。因此，新词不胫而走，流传堪比现代广告，京都上下很快都知道了。

如果作为普通人，说某人路遇仕女，彼此因缘际会，一见倾心而转分离，离别后思慕而歌，这也不算什么特别的。而偏偏故事的主角是当朝的才子和宫女。在皇宫中，宋朝除了皇后之外，设四妃九嫔制。宋仁宗在位时，嫔号有十七个。“内人”是宫廷女官，职位名称，由宫女中擢升，由于是职务官，选拔时多重视才德甚于容貌。宫女和女官，虽然不在皇帝的妃嫔之列，但毕竟也是在宫廷内官范围之内。对宫女的思慕，严格的说也是属于欺君之罪，这可是大忌。

果然，宋仁宗读了宋祁的新作之后，问内官：“那天经过繁台街，是哪辆车里的哪个宫女，呼唤小宋啊？”宫女不敢隐瞒，坦承：“之前在奉侍御宴的时候，曾见到宣召翰林学士，左右内臣都说他是小宋。想不到，那天她在车上经过繁台街见到他，所以叫了他一声”。当然，宫女敢于大胆承认，也是因为知道宋仁宗心胸宽广仁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
据《北唐炙轶录》记载：又一夜，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，问曰：“此何处作乐？”宫人曰：“此民间酒楼作乐处。”宫人因曰：“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，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。”仁宗曰：“汝知否？我因如此冷落，故得渠如此快活。我若为渠，渠便冷落矣。”因为宋仁宗仁厚为本，自觉把持住私欲，心怀百姓，换得汴梁民间的繁华，这个连宫女都心知肚明。

史载宋仁宗驾崩之后，“京师罢市巷哭，数日不绝，虽乞丐与小儿，皆焚纸钱，哭于大内之前”，连燕境（即辽国）之人也是“远近皆哭”。当宋朝使臣到辽国致告时，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忍不住握着大宋使臣之手，号啕大哭：“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。”需要指出的是，民间缅怀宋仁宗，完全是自发的，不是当局所强迫，也不是基于政治压力的作秀。

接下来，宋仁宗便举办了一场宴席，召见宋祁，并命人当场演唱《鹧鸪天·画毂雕鞍狭路逢》，在很轻松的氛围中提起宋祁和宫女在街上偶遇的情形。宋祁一听羞愧得无地自容，惶恐不已，赶紧跪拜请罪。宋仁宗却笑着说：“爱卿，蓬山离你很近啊！”然后，就把那位宫女赐给宋祁，成全他们的良缘。

这个历史故事，后来记载在清



宋仁宗像（公有领域）

代丁传靖编的《宋人轶事汇编》里：宋子京过繁台街，逢内家车子，有寡帘者曰：“小宋也。”子京归，遂作此词。此词传唱都下，达于禁庭。仁宗知之，问：“内人第几车子，何人呼小宋？”有内人自陈：“顷侍御宴，见宣翰林学士，左右内臣曰：‘小宋也。’时在车子偶见之，呼一声耳。”上召子京，从容语及，子京惶惧无地。上笑曰：“蓬山不远。”因以内人赐之。

词文赏析：《鹧鸪天·画毂雕鞍狭路逢》

全词55个字，属于字句不多的“小令”。这里的“鹧鸪天”是词调名称，即词牌名。据说这个词调名称，起源于唐人郑嵎诗“春游鸡鹿塞，家在鹧鸪天”，也有人称之为“思佳客”、“于中好”。

“画毂雕鞍狭路逢，一声肠断绣帘中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画毂，是指有画饰的车毂，泛指装饰华美的车子。“隋书·礼仪志五”：“诸侯及夫人，命夫、命妇之辂车，广六尺有二寸，轮崇六尺有六寸。画毂，以云牙，轼以虞文。”明代高启“将军行”说：“已御明堂推画毂，还开武库授彤戈。”明代的“四贤记·嘱托”：“画毂朱门膺世赏，姻联桂掖椒房。”

“鹄鞍，指雕刻花纹的马鞍，借指宝马。唐代骆宾王“帝京篇”：“宝盖雕鞍金络马，兰窗绣柱玉盘龙。”南唐冯延巳“蝶恋花”：“玉勒雕鞍

游冶处，楼高不见章台路。”

灵犀，是指“通天犀”，传说中的一种灵兽。根据记载，通天犀的角中有一条白线（纹路），通过白线，角的两端相通感应灵异，互传信息，故称为灵犀。两个人若是心意相合，彼此就如同灵犀角的另一端一样，心意相通。

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本来的出处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一首诗“无题”。词人借用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名句，以彩凤、灵犀自比，有两重意义：一是表达与佳人心意相通、两情相悦，二是暗指彩凤、灵犀灵异的吉祥物，表达自己与佳人的虽然是偶遇倾心，但并非是泛情无德之辈。因为传统文化中，面对爱情，凤凰忠贞不二；面对正义真理，凤凰能舍身取义。

因此，词中寥寥数语，简单明了，但又饱含情感，人物形象跃然纸上。整个场景：（我）在路上遇见了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，一名女子在马车里绣帘后面发出终生难忘的呼唤声，令我一见倾心，肝肠寸断。我们身上虽然没有彩凤那样的双翅（彩凤有双翅可以飞到心仪的另一方的身边），但我们有像灵犀角的另一端那样的心意相通。

“金作屋，玉为笼，车如流水马如龙。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几万重。”

“金作屋”这里暗用了汉武帝“金屋藏娇”的典故。汉武帝小时候喜欢长公主的女儿阿娇，说“若得阿娇作妇，当作金屋贮之也。”“金

屋藏娇”原指营建华屋给至爱之人居住。本来是表达美好的愿景，但现代人使用“金屋藏娇”，往往指男人有外遇或渣男不道德之事。

玉为笼：汉武帝时，毕勒国献细鸟，数百头，状如蝇，声如鸿鹄，以方尺玉为笼，辄蒙宠幸。玉为笼，这里暗指女子倍受宠幸。

这里词中引用“金屋”、“玉笼”又有特别的含义：以“金屋”、“玉笼”来形容佳人住处的华美，从而暗示佳人身分非同一般，是皇宫中的人，同时也暗示，也因为这个原因，两人是不可能圆满结局的，注定这只能是一次短暂的邂逅，不敢有非份之想。

“车如流水马如龙”：这里暗含了“车水马龙”的典故，同时化用了李煜“望江南·多少恨”中的一句：“多少恨，昨夜梦魂中。还似旧时游上苑，车如流水马如龙。花月正春风。”据“后汉书·明德马皇后纪”记载：“前过濯龙门上，见外家问起居者，车如流水，马如游龙，仓头衣绿，领袖正白，顾视御者，不及远矣。”于是，“车水马龙”往往形容车马往来繁华热闹的场景。

作者把“如”字改为“游”字，更显出场景的动态感：车子往来不断，流水般飞驰而过，骏马络绎不绝，宛如游龙摆动，彼此很快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。用典中，运用比喻的手法生动地白描了街景的热闹。反过来说，这种热闹又反衬出，作者当时因伊人离去且相见无期的怅然若失心情，如车水马龙般流淌于字里行间。

刘郎蓬山：蓬山即蓬莱山，是古代传说中的三神山之一，泛指神仙之地。刘郎即刘晨，是传说东汉时误入仙境的人物。东汉永平年间，剡县人刘晨和阮肇入山采药，迷路而出不了山。在山中遇见两个女子，相邀到家，留住半年，等他们返回家乡后，才发现其子孙已历七代。此时，二人才明白白山中所谓为仙女，于是再次入山寻二仙女，渺然无所遇。

“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几万重”：化用李商隐的“无题·来是空言去绝踪”中的诗句“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”。作者把“一万重”改为“几万重”，使这种“不可能”结局的描述显得更突出。不过，应该提一下，虽然这里有“刘郎已恨”的字句，古人对于姻缘，并不会因为得不到满足而有不当的行为，就像想再次入山寻仙的刘晨，渺然无所遇一样。那就是“缘分”！不像现代人那样的容易走极端而怨恨什么的。

宋祁的这首鹧鸪天，用词考究，引经据典，信手拈来。词的上片（上阙）四句，描写宋朝才子宋祁和宫廷仕女相遇，一见倾心的情境。下片（下阙）描述因缘际会，瞬间分离，大街车水马龙人海茫茫的场景，以及离别后思慕之情。

词文情景交融，多处用典，或明或暗蕴含许多历史文化因素。可谓场景逼真，情真意切，加上配乐唱吟，典故所包含的历史底蕴喷薄而出，又怎能不令人愿意传唱流传呢？

“君子成人之美”，流传至今的宋词逸事，更让人感佩宋仁宗那宽广仁厚的胸怀。

试问，如果你曾经是历史上的宋祁或者宋仁宗，在历史的画卷里，你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◎

散文：灵隐寺外的知了声

文 / 江南

坐在寺门外的亭子下，森森古木，也抵不住阵阵热浪，汗水早已浸透衣衫。虽已过午，游人依然络绎不绝。入寺的，归来的，都是为了一个“愿”。人流熙熙攘攘，人声嘈杂，但在我，眼前来来往往的人影渐至虚幻，像是进入另一个世界。

忽然，一阵知了的叫声响起，水样的滋润，从近亭子的树林间倾泻下来。“吱——”连贯持续，整齐响亮，声音似乎单调些，但汇集一块，却有一种夺人的气势。犹如给暑热中的游人兜头浇下一捧清凉的山泉，顷刻间，浑身变得无比清爽。

突然，知了的叫声戛然而止，一时间，大脑像被掏空似的，只余一具躯壳。静坐石上，没有思绪，没有快乐，也没有痛苦，所有俗世的重负，都被清空，伤痕不再，忧愁不再，疲惫消失，灵魂轻松自在。

虽是暑热难当，人们的游兴，

却没有削减半点。红尘中的游子啊！怀着怎样的情思，风尘仆仆，跨越千山万山，你来了。在人世的浮沉中，成功失败，或荣或辱，尊崇和卑微，谁的心灵没有受到过伤害呢？现在，你好像找到了生命的方向。

在五卅罗汉殿，我看到七八个年青人和中年人，还有十几岁的孩子，虔诚地对每个罗汉一一揖拜。他们嘴里低声地念叨着什么，虽然听不清，但我感受到他们对神佛的虔诚。这一幕，几乎在每个大殿里都能看的到。我在心底轻声的呼唤：“众生啊！主佛已来世间，那才是拯救我们生命的根本，请记住‘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’那是你万古的期盼啊！”

如今，无神论的共产邪灵侵入佛教圣地已经很久了。灵隐寺的匾额，江魔头题字，悬于其上，邪党的政治口号赫然列于景点之上的醒目之处。如此水火不容的景观摆在一起，煞是荒唐。被无神论和进化论洗脑的国人，满脑子的私欲，他们的拜佛，只是

“求”。如此殊胜之地被中共邪灵搞得乌烟瘴气。

山脚下，一道小溪潺潺流过，溪水清且浅，有一些观赏鲤鱼游来游去，它们原来或许也不在这里吧？一些人倚栏观赏，一些人沿溪徐行，或拾级而上，是要看到更多的风景吧。今天的国人，在邪党的毒化下，除了对权钱色欲的追逐，已不知道生命的来处和去向，哪里懂得对生命的敬畏，更多的人已把神佛的画像当作艺术品观赏，哪里有什么敬仰之心啊，更不知原本清静道场的殊胜了。

一个从飞来峰回来的孩子向母亲抱怨：“一点也没有意思，就是一堆乱石头。”我为他感到深深的遗憾，那曾经呼啸而来的山峰，震撼人心的场景，令人惊悚的佛法神通，全然没有在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游人的内心存有一丝的敬畏，神佛的故事，成为今人不屑一顾的浪漫神话。

今天，在国人心中，旅游，更多的是一种消遣，是避光景，是吃



灵隐寺 (Huandy618/wiki/CC BY-SA 3.0)

喝玩乐。故国神州的历史，已被中共篡改，在进化论和无神论的毒化下，我们忘了自己是神的子民。本来，人生不就不是一次世间的旅行吗？只是我们忘记自己真正的家园了。

每个历史时期，俯拾皆是的神佛神奇故事，在一些人眼里，俨然成为一种杜撰，一种演绎，成为一些人附庸风雅的谈资，名胜古迹成为中共大赚特赚的聚宝盆。如今的神州大地，神圣尽失，敬畏不再。私欲满身的人，为了金钱、权力和美色，毫无畏惧，无所不用其极。“吱——”又像“急——”，又

是一阵知了的叫声。潮水般袭来，从树上倾泻开了。不知这灵隐寺外的知了声，几人能懂，它们为谁呼叫，为谁而急？年复一年，从远古一直叫到今天，它们还会这样叫下去。

忽然，一种噪音自远而来，细细辨识，方知是寺门外的景点卖的哨子，吹出的声音低沉而忧伤，似乎含着生命中不可排解的苦闷和隐忧。它和灵隐寺外古树上的知了的叫声相映成趣，让人的心灵在淡淡的忧愁中去发现什么。寻觅的人啊，你也一定会听到创世主的殷切召唤。◎